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　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　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个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闡發凜如斧鉞遂為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个字斷送了多多少少

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于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瞎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點頭的遮莫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況且聖賢傳經講道齊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馱將來也只是靠這幾个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葉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

揩檯抹棹、弄髒在地、掃置灰塵汚穢中、如此作踐、眞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不肯做、這不是人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多匆忽略過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卽行收拾、那箇陰德可也不少哩、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

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誰知內中這一个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蔭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個不稱羨道是難得及致愛惜字紙這樁容易事卻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制字　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無不用此
眼觀穢藥、頗嘗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噻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个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段佛門中因緣、有好些的靈與在裡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　山門珍秘永傳留、
從來神物多呵護、　堪笑愚人欲强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門中

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愿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况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个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讚歎頂禮請求拜觀、留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

救荒販米好策民有司所宜知

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山僧相傳至寶收藏不在話下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田禾淹盡寸艸不生米價踴貴各處禁糶閉糴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米來有一夥有家當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裡廒中發出米去米既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減這个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糶閉糴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便外

的是愚民無知上官[illegible]而議事

方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遇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糶、那些販來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暗裡挪也怕敗露、受官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繫的、道係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沒得解說、只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

荒的閑話且不説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喫着十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眞个是

香積廚中無宿食　淨明鉢裏少餘粮

寺僧無計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衆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眞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

件到城中、尋个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為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值價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飢餓、眞是戤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里撞得个人、肯出這樣閑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个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中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多曾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挨當他幾十挑米、敢是有的、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

見寺情珍重

不容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住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裡頭看時、却是冊葉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褙、燥氣已無、周圍鑲紙、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當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躭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當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粮還不知出在那里、衆人道、且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米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僱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面

過湖到山塘上來行至相府門前遠遠望去只見嚴都管正在當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見已畢嚴都管便問道師父何事下顧辨悟道有一件事特來與都管商量務要都管玉成則個都管道且說看何事可以從命無不應承辨悟道敝寺人衆缺欠齋粮目今年荒米貴無計可施寺中祖傳金剛經是唐朝白侍郎真筆相傳價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曉得這話的意欲將此卷當在府上鋪中得應付米百來石度過荒年救取合寺人衆生命寔是無量功德嚴都管道甚希罕東西金銀寶貝做的值此價錢我雖曾

不任行光手與其

手無奇人也

聽見老爺與賓客們常說真是千聞不如一見師父且與我看看再商量辨悟在道人手裡接過包來打開看時多是零零落落的舊紙歲都曾道我只說是怎麼樣金碧輝煌的元來是這等悔氣色臉到不如外邊這包還花碌碌好看如何說得值多少東西都曾強不知以爲知的逐葉翻翻一直翻到後面去看見本府有許多大鄉宦名字及圖書在上面連主人也有題跋手書印章方喜動顏色道這等看起來大畧也值些東西我家老爺纔肯寫名字在上面除非爲我家老爺這名字多值了百來兩銀子也不見得

我與師父相處中、又是救濟好事、雖是百石不能勾、我與師父五十石去罷、辨悟道、多當多贖、少當少續、就是五十石也罷、省得擔子重了、他日回贖難措處、當下嚴都管將經包袱得好了、捧了進去、終久是相府門中手段、做事不小、當真出來寫了一張當票、當米五十石、付與辨悟道人、情當的、不要看容易了、說罷、便叫開倉斛發、辨悟同道人、催了腳夫、將米一斛一斛的盤明下船、謝別了都管、千歡萬喜、載回寺中、不題、且說這相國夫人、平時極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經卷、那年冬底、都管當中

進一年簿籍、到夫人處查算、一向因過歲新正、忙忙未及簡勘、此時已値二月中旬、偶然閒手揭開一葉看去、內一行寫着薑字五十九號、當洞庭山某寺金剛經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經卷當了許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見相公說道、洞庭山寺內有卷金剛經、是山門之寶、莫非即是此件、隨叫養娘們傳出去、取進來看、不踰時取到、夫人盥手淨了、解開包揭起看時、見是古老紙色、雖不甚曉得好處、與來歷出處、也知是舊人經卷、便念聲佛道、此必是寺中祖傳之經、只爲年荒、將來當米喫了、這些窮寺裡、如

何曾得去畱在此處要讀心中也不安穩譬如我齋
了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經還了他罷省得佛天面
上取利不好看分付當中都管說把此項五十石作
做夫人齋僧之費速喚寺中僧人還他原經供養去
都管領了夫人的命正要尋便稍信與那辨悟教他
來領此經恰値十九日是觀世音生日辨悟過湖來
觀音山上進香事畢到當中來拜都管都管見了道
來得正好我正要尋山上燒香的人稍信與你辨悟
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無別事便為你舊年所
當之經我家夫人知道了就發心布施這五十石米

不與你寺中、不要你取贖了、白還你原經、去替夫人供養着、故此要尋你來、還你辨悟、見說喜之不勝、合掌道、阿彌陀佛、難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經重還本寺、眞是佛緣廣大、不但你夫人千載流傳、連老都管也種福不淺了、都管道、好說好說、隨去禀知夫人請了此經出來、奉還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留來僧一齋、都管遵依、設齋請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經包、千恩萬謝而行、到得下船埠頭、正値山上燒香多人、坐滿船上、却待開了、辨悟叫住、也搭將上去、坐好了開船、船中人你說張家長、我說李家短、不一時

行至湖中央、辨悟對衆人道、列位說來說去、總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眞是个善心喜捨、量大福大的了、衆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國夫人、衆人內中有的道、這是久聞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與師父、辨悟指着經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衆人道、想是你募緣簿上開寫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捨、多些也不爲奇、專爲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難得、衆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當米今日如何白還的事、說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衆多是這夫人救了的、況且寺中傳世之寶、正苦沒奉利贖取、

先生口

今得奉回實出饒倖衆人見說一本經當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慣說天話那有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們東西何故掉謊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旣是値錢的佛經我們也該看看一緣一會也是難得見的要與辨悟取出來看辨悟見一夥鄉老些鄉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眞筆列位未必識認褻褻瀆瀆看他則甚內中有一个教鄉學假斯文的姓黃號丹山混名黃撮空聽得辨悟說話便擔口道師父出言太欺人甚麼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們不認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樂天千家詩上

多有他的詩。怎歎負我不曉得我們今日難得同船過湖也是个緣分、便大家請出來看看古蹟、衆人聽得盡拍手道、黃先生說得有理、一齊就去辨悟身邊討取來看、辨悟四不拘六、抵當衆人不住、只得解開包袱、攤在艙板上、揭開經來、那經葉葉不粘連的了、方揭到頭一板、怎當得湖中風大、忽然一陣旋風、攪到經邊一掀、急得辨悟忙將兩手捺住、早把一葉吹到船頭上、那特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脫手去取、忙叫衆人快快收着、衆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擠、吆吆喝喝、磕磕撞撞、那裡捽得着、說特遲那時快、被風

一捲早捲起在空中、元來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風是從地下起的、所以小兒們放紙鳶、風箏、只在此時、那時是二月天氣正好隨風上去、那有下來的風、恰恰吹來還你船中、況且太湖中間瀰瀰漾漾的所在、沒弄手脚處、只好共睜着眼望空仰看、但見天際飛冲似炊烟一道、直上雲中、盪漾如游絲幾个。翻身紙鳶到處好、爲鄰傍鴿飛來疑是件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葉舟上邊往一往來一來、直通海外三千國、不生得補青天的大手抓、將任沒處借繫白日的長繩縛轉來、

[illegible]得刁兒

辨悟手按着經卷、仰望着天際、無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見纔住、眼見得這一紙在爪哇國裡去了、只叫得苦、衆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纔在我手邊、差一些兒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邊飛過、只道你來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噥、一个老成的道師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沒字的素紙、還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紙、剛是揭開頭一張、看得明明白白的、衆人疑惑、辨悟放開雙手看時、果然失了頭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誰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悵把來卷好、將包包了、紫漲了面皮、只是怨悵、衆人也多懊悔、不敢則聲、負擱

空沒做道理處文謅謅強逼句把不中款解勸的話

看見辨悟不喜歡、也再沒人敢討看了、船到山邊、衆

人各自上岸散訖、辨悟自到寺裡來、說了相府白還

經卷緣故、合寺無不喜歡讚歎、却把湖中失去一葉、

的話瞞住不說、寺僧多是不作行的、也沒有人翻來

看看、交與住持收拾過罷了、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衛

輝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補了常州府太守、擇日上

任、家中親眷設酒送行、內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學

好古的山人、曾到蘇杭四處遊翫、訪友過來、席間對

柳太守說道、常州府與蘇州府挨壤、那蘇州府所屬

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物事乃是白樂山手書金剛經這个古蹟價値千金今老親家就發鄉邦若是有个便處不可不設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時極尊信的他雖不好古董却是个極會的性子見說了値千金便也動了火半年半記在心上到任之後也曾問起常州鄉士大夫多有曉得的只是蘇松隔屬無因得看他也不是十心要看只因于佥之說上心希圖頻對人說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購求來送他未可知誰知這些聽說的人道是隔府的東西他不過無心問及不以爲意以後在任年餘

算計者宜如此

好太守

漸漸放手長了、有幾个富翁爲事打通關節、他傳出密示、要蘇州這卷金剛經、詎知富翁要銀子反易、處這經却難、雖曾打發人尋着寺僧求買、寺僧道是家傳之物、並無賣意、及至問價、說了千金、買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搖搖頭、恐怕做錯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寧可苦着百來兩銀子、送進衙去、回說金剛經乃本寺鎭庫之物、不肯賣的、情願納價罷了、太守見了白物、收了頑涎、也不問起了、如此不上一次、這金剛經到是那太守發科分、起發人的丹頭了、因此明知這經好些難取、一發上心、有一日江[illegible]

縣中解到一起刼盜內中有一行脚頭陀僧太守聽喜道取金剛經之計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盜犯下在死囚牢裡一面叫个禁子到衙來悄悄分付他道你到監中可與我密密叮囑這行脚僧我當堂再審時叫他口裡扳着蘇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窩贓之所我便不加刑罰了你却不可泄漏討死喫禁子道太爺分付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錢多在小的身上罷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果然次日升堂研問這起盜犯用了刑具這些強盜各自招出贓仗窩家獨有這个行脚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贓在洞庭山某寺

問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字元來行脚僧人做歹事的一應荒廟野寺投齋投宿無處不到打聽做眼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曉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機會太守大喜取了供狀疊成文卷一面行文到蘇州府捕盜廳來要提這寺中住持差人賫文坐守捕廳僉了牌另差了兩个應捕駕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來眞个

人似飢鷹船同蜚虎鷹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處立吞生靜悄村墟魆地神號鬼哭安閑舍宇登時犬走雞飛即此便是活無常陰間不數眞羅刹

應捕到了寺門前雄糾糾的走將入來問道那一个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應捕取出麻繩來便套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直得如此應捕道盜情事發還問甚麼事犯衆僧見住持被縛大家走將攏來說道上下不必粗魯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門徒等閑也不受人欺侮况且寺中並無歹人又不曾招接甚麼游客住宿有何盜情干涉應捕見說是相府門徒又畧畧軟了些說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我們捕廳因常州府盜情事扳出與你寺干連行關得提有干無干當官折辨不關我等心上只要打

吩我等起身、一个應捕假做好人道、且覔了縛等他
去周置這裡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脫了身討牌票看
了、不知頭縣一面商量收拾盤纏去常州分辨一面
將差使錢送與應捕、應捕嫌多嫌少、許得滿足了纔
任手應捕帶了住持下船、辨悟叫个道人跟着一仝
隨了住持緩急救應、到了捕廳點了名、辦了文書解
將過去免不得書房與來差、多有了使費、住持與辨
悟道人共是三人、僱了一个船、一路盤纏了來差到
常州、來說話的、你差了、隔府關提、儘好使用支吾、如
何去得這樣容易、看官有所不知、這是盜情事不比

別攙關訟、須得出身辨白、不然怎得許多使用、所以只得來了、未見官時、辨悟先去府中細細打聽劫盜與行脚僧名字來踪去跡、與本寺沒一毫影響、也沒个伙人在內、正不知禍根是那里起的、眞摸頭路不着、說話間、太守升堂、來差投批、帶住持到、太守不問言問甚事蹺、即寫監票、發下監中去、住持不曾分說得一句話、竟自黑碌碌地收監了、太守監罷了住持、喚原差到案前來、低問道、這和尚可有人同來麼、原差道、有一个徒弟、一个道人、太守道、那徒弟可是了事的、原差道、也曉得事體的、太守道、你悄地對那徒

弟說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剛經來救你師父便得無事若稍遲幾日就討絕单了原差道小的去說太守退了堂原差跌跌脚道我只道真是盜情元來又是甚麼金剛經盜只爲先前借此爲題詐過了好幾家衙門人多是曉得的了走去一十一五對辨悟說了辨悟道這是我上世之物怪道日前有好幾起常州人來寺中求買說是府裡要我們不賣與他直到今日却生出這个計較將我師父拏來索取如今怎麼處原差道方纔明明分付稍遲幾日就討絕单我老爺只爲要此經我這裡好幾家受了累何況是

高僧聲口

你本寺有的不送得他他怎肯住手却不枉送了性命快去與你住持師父商量去辨悟就央原差領了到監裡把這些話一一說了住持道既是如此快去取來送他救我出去罷了終不成爲了大家門面的東西斷送了我一个人性命能辨悟道不必二三取了來就是對原差道有煩上下代禀一聲畧求寬容幾日以便往回師父在監中求看覷原差道既去取了這个不難多在我身上放心前去辨悟留下盤纏與道人送飯自己帶身不離辛苦星夜趕到寺中取了經卷復到常州不上五日來會原差道經已取來

只怕財物生刑得此水遞進去

了如何送進去原差道此是經卷又不是甚麼財物待我在轉桶邊擊梆禀一聲遞進去不妨果然原差遞了進去太守在私衙見說取得金剛經到道是寶物到了合衙人眷多來爭看打開包特太守是个粗人本不在行只道千金之物必是怎地莊嚴看見零零落落紙色晦黑先不像意揭開細看字跡見無个起首沒頭沒惱看了一會認有細字號數仔細再看却元來是第二葉起的太守大笑道凡事不可虛慕名雖是古蹟也須得完全纔好今是不全之書頭一板就無了成得甚用說甚麼千金百金多被這些聱

良心

子傳聞誤了空費了許多心機難爲這个和尚坐了
這幾日監豈不寃枉內眷們見這經卷既沒甚麼好
看又聽得說和尚坐監一齊攛掇叫還了經卷放了
和尚太守也想道沒甚緊要仍舊發與原差給還本
主衙中傳出去說少了頭一張用不着故此發了出
來辨悟只認還要補頭張懷着鬼胎道這却是死了
正在心慌只見連監的住持多放了出來原差來討
賞道已此沒事了住持不知緣故求差道老爺起心
要你這經故生這風波今見經不完全沒有甚麼頭
一張不中他意有些懊悔了他原無怪你之心經也

還了事也罷了恭喜恭喜住持謝了原差回到下處與辨悟道那裡說起遭此一場橫禍今幸得無事還算好了只是適纔聽見說經上沒了頭張不完全故此肯還我想此經怎的不完全辨悟纔把前日太湖中衆人索看風捲去頭張之事說了一遍住持道此天意也若是風不吹去首張此經今日必然被留弄復我山門所有了如今雖是缺了一張後邊名蹟還在仍舊歸吾寺寶藏此皆佛天之力喜喜歡歡算還了房錢飯錢師徒與道人三衆僱了一个船同回蘇州來過了滸墅關數里將到楓橋天已昏黑忽然風

雨大作不辨路徑遠遠望去一道火光燭天叫船家對着亮處只管搖去其時風雨也息了看看至近却是艸舍内一盞燈火明亮聽得有木魚聲船到岸邊叫船家纜好了辨悟跳上去叩門討火門還未關推將進去卻是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誦經見是个僧家忙起身作了禮辨悟求點燈老者打个紙撚兒蘸蘸油點着了遞與辨悟辨悟接了紙撚照得滿屋明亮偶然擡頭帶眼見壁間一幅字紙粘着無心一看喫了一驚大叫道怪哉怪哉老者問道師父見此紙爲何大驚小怪辨悟道此話甚長小舟中還有師父在

內侍小僧拿火去照了、然後再來奉告還有話講、老者道老漢是奉佛弟子、何不速尊師接了起來、老者就叫小厮祖壽出來、同了辨悟到船中來接那一位師父辨悟未到船上、先叫住持道師父快起來、不但接着主人、且有奇事了、住持道有何奇事、辨悟道師父且到裡面見了主人、請看一件物事、住持同了辨悟走進門來、與主人相見了、辨悟拿了燈攜了住持的手、走到壁間、指着那一幅字紙道、師父可認認看、住持擡眼、一看、只見首一行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二行是法會因由分第一、正是白香山所書、乃經

中之首葉在湖中飄失的拍手道好像是吾家經上的何緣得在此處老者道賢師徒驚怪此紙必有緣故辨悟道老丈肯把得此紙的根蹤一說愚師徒也剖心相告老者擺着椅子道請坐了獻茶容老漢慢講師徒領命分次坐了奉茶已畢老者道老漢姓姚是此間漁人幼年不曾讀書從不識字只靠着魚蝦爲生後來中年家事儘可度日了聽得長老們說因果自悔作業太多有心修行只爲不識一字難以念經因此自恨凡見字紙必加愛惜不敢作踐如此多年前年某月某日晚間忽然風飄甚麼物件下來到

白香山已證佛果不宜泥作道人

於門首老漢望去只看見一道火光落地、拾將起來、却是一張字紙、老漢驚異、料道多年寶惜字紙、今日見此光怪、必有奇處、不敢褻瀆、將來粘在壁間、時常頂禮、後來有个道人到此、見了對老漢道、此金剛經首葉、若是要念全經、我當教汝、遂手出一卷、教老漢念誦一遍、老漢隨口念過、心中豁然、就把經中字一一認得、以後日漸增加、今頗能遍歷諸經了、記得道人臨別時、指着此紙道、善守此幅、必有後果、老漢一發不敢怠慢、每念誦時、必先頂禮、今兩位一見、共相驚異、必是曉得此紙的來歷了、住持與辨悟同聲道

道間迷路、忽見火光沖天、睹亮到此、却只是燈火微明、正在怪異、方纔見老丈見教得此紙時、也見火光、乃知是此紙顯靈、數當會合、老丈若肯見還、功德更大了、老者道、非師等之物、何云見還、辨悟道、好教老丈得知、此紙非凡筆、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蹟也、全經一卷、在吾寺中、海內知名、吾師爲此、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強逼要獻、幾喪性命、沒奈何、只得獻出、還虧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風、飄去首葉、那官人嫌他不全、方得重還、今日正奉歸寺中供養、豈知却遇着所失首葉、在老丈處、重得瞻禮、前日若非此紙。

失去此經已落他人之手、今日若非此紙重逢、此經遂成不全之文、一失一得、不先不後、兩番火光、豈非韋馱尊天有靈顯此護法手段出來麼、老者似信不信的答應、辨悟走到船內急取經包上來、解與老者看、乃是第二葉起的、將來對着壁間字法紙色、果然一樣無差、老者歎異念佛不已、將手去壁間揭下來、合在上面、長短濶狹無不相同、一卷經完完全全了、三人盡皆歡喜、老者分付治齋相款、就留師徒兩人同榻過夜、住持私對辨悟道、起初我們恨柳太守、如今想起來、也是天意、你失去首葉、寺中無一人知道、

珍藏到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無從遇着原紙來完全了、辨悟道、上天曉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奪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紙、今全卷重歸、仍舊還了此一紙、實是天公之巧、此卷之靈、想此老亦是會中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來的、住持道、有理有理、是夜姚老者夢見韋馱尊天來對他道、汝幼年作業深重、所得中年回首、愛惜字紙、已命香山居士啟汝天聰、又加守護經文、完成全卷、陰功更大、罪業盡消、來生在文字中受報、福祿非凡、今生且賜延壽一紀、正果而終、老者醒來、明明記得、次日對師徒

有緣人也

風老不俗

二人道、老漢愛護此紙經年、今見全經、無量歡喜、雖將此紙奉還、老漢不能忘情、願隨老師父同行、出錢請个裱匠到寺中重新裝好、使老漢展誦幾遍、方爲稱懷、師徒二人道、難得檀越如此信心、實是美事、便請下船、同往敝寺隨喜一番、老者分付了家裡、帶了盤纏、喚小厮祖壽跟着、又在城裡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買了作料、一同到寺裡來、盤桓了幾日、等裱匠完工、果然裱得煥然一新、便出襯錢、請了數衆、展念金剛經一晝夜、與師徒珍重而別、後來每年逢誕日、或佛生日、便到寺中瞻禮白香山手蹟一遍、聊行持

念一日歲以爲常年過八十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終寺中寶藏此卷聞說至今猶存有詩爲證

一紙飛空大有緣　反因失去得周全
拾來寶惜生多福　故紙何當浪棄捐

小子不敢明說寺名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尋踪問跡又生出事頭來再有一詩笑那太守道

傖父何知風雅緣　貪看古蹟只因錢
若教一卷都將去　寧不冤他白樂天

二刻拍案驚奇卷一 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詞云

百年伉儷是前緣，天意巧周全，試看人世，禽魚草木，各有蟬聯。從來材藝稱奇絕，必自種姻緣，文君琴思，仲姬畫手，匹美雙傳。　詞寄眼兒媚

自古道：物各有偶，才子佳人，天生匹配，最是人世上的佳話。看官且聽小子說：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個穠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時，祭賽田祖先農，公舉社會，聚飲的去處。向來亭上有一扁額，大書三字

在上、相傳是唐顏魯公之筆、失去已久、衆人無敢再寫、一日正値社會之期、鄉里父老相商道、此亭既有其名、不存其扁、只因向是木扁、所以損壞、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別請當今名筆寫此三字在内、可垂永久、此時只有一個秀才、姓王名維翰、是晉將王羲之一派子孫、慣寫顏字、書名大噪、父老具禮相求、道其本意、維翰欣然相從、約定社會之日、就來赴會、即當舉筆、父老磨石端正、到於是日、合鄉村男婦兒童、無不畢赴、同觀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應吹簫打鼓、踢毬、放彈、勾攔、傀儡、五花爨弄、諸般戲具、盡

皆施呈神像獻來與神道觀玩的意思其實只是人
扶人興、大家笑耍取樂而已、所以王孫公子、儘有攜
酒挾伎、特來觀看的、直待諸戲演完、賽神禮畢、大衆
齊散、止留下主會幾個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
餘、盡醉方休、此是歷年故事、此日只爲邀請王維翰
秀才書石特撥着上廳行首謝天香在會上相陪飲
酒、不想王秀才別被朋友留住、一時未至、父老雖是
設着酒席、未敢自飲、呆呆等待謝天香便問道禮事
已畢、爲何進留不飲、衆父老道專等王秀才來謝天
香道、那箇王秀才、父老道、便是有名會寫字的王維

未有佳人不憐才者

宋綵

才人也

翰秀才、謝天香道、我也久聞其名、可惜不曾會面、今日祗酒郝等他做甚、父老道、他許下在石碑上寫積芳亭三字、今已磨墨停當在此、只等他來動筆罷、爲後飲酒、謝天香道、既是他還未來、等我學寫個兒、耍何如、父老道、大姐又能寫染、謝大香道不敢試能、粗學塗抹而已、請過大筆、且取一回笑話、等王秀才來時、抹去了再寫不妨、父老道、俺們那里有大筆、憑着王秀才帶來用的、謝天香看見硯盆裡墨濃、不覺動了揮洒之興、那恨沒有大筆應手、心生一計、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條軟紗汗巾來、將角兒團簇得如

法、拿到瓦盆邊、瞧了濃墨、向石上一揮、早寫就了穠芳二字、正待寫亭字、起聽得鸞鈴響、一人湍道、兀的不是王秀才來也、謝天香就住手不寫、擡眼看時、果然王秀才騎了高頭駿馬、將息來到亭前、從容下馬、到亭中來、衆父老迎着、以次相見、謝天香末後見禮、王秀才看了謝天香容貌、謝天香看了王秀才儀表、兩相企羨、自不必說、王秀才看見碑上已有穠芳二大字、墨尚未乾、稱贊道、此二字筆勢非凡、有恁樣高手在此、何待小生椽筆、却為何不寫完了、父老道、久等秀才不到、此間謝大姐先試寫一番看看、剛寫得

兩字恰好秀才來了所以住手謝天香道妾身不揣闖在此間作耍取笑有污秀才尊目王秀才道此書顏骨柳筋無一筆不合法不可再易就請寫完罷了父老不肯道專仰秀才大名是必要煩妙筆一番謝天香也謙遜道賤妾偶爾戲書豈可當真王秀才道若要抹去二字真是可惜倘若小生寫來未必有如此妙絕悔之何及恐怕難爲父老每盛心推許容小生續成罷了只問適間大姊所用何筆就請借用一用若另換一管鋒端不同了謝天香道適間無筆乃賤妾用汗巾角蘸墨寫的王秀才道也好也好就借

逼近情理

[illegible]行之語

來試一試、謝天香把汗巾遞與王秀才、王秀才接在手中、向尾盆中一蘸、寫個春字、筆法儼如一手寫成、毫無二樣、父老內中也有斯文在行的、大加嘆賞道、怎的兩人寫來恰似出于一手、真是才子佳人、可稱雙絕、王秀才與謝天香俱各心裡喜歡、兩下留意、少老一面就命石匠把三字刻將起來、一面就請王秀才坐了首席、謝天香陪坐、大家盡歡喫酒、席間王秀才與謝天香講論字法、兩人多是青春美貌、自然投機、父老每多是有年紀歷過多少事体過的、有甚麼不解意處、見兩人情投意合、就攛掇

兩下成其夫婦、後來竟諧老終身、這是兩個會寫字的、成了一對的話、看來天下有一種絕技、必有一個同聲同氣的在那裡湊得在夫妻裡面更爲希罕、自古書画琴棋、謂之文房四藝、只這王謝兩人便是書家。一對夫妻了、若論画家、只有元時魏國公趙子昂、與夫人管氏仲姬兩個多會画、至今湖州天聖禪寺東西兩壁、每人各画一壁、一邊山水、一邊竹石、並垂不朽、若論琴家、是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只爲琴心相通、臨卬夜奔、這是人人曉得的、小子不必再來敷演、如今說一個棋家在棋盤上贏了一個妻子、千里

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父母見他年長、要替他娶妻、國能就心裡緊頭大了、對父母說道、我家門戶低微、目下取得妻來、不過是農家之女、村妝陋質、不是我的對頭、兒既有此絕藝、便當挾此出游江湖間、料不須帶着盤費、走或者不拘那裡、天緣有在、等待你心像意、尋個對得我來的好女兒爲妻、方了平生之願。父母見他說得話大、便就住了手。過不多幾日、只見國能另換了一身衣服來、別了父母出游、父母一眼看去、險些不認得了、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戴包巾、腳蹬方履、身上穿淺地深緣的藍服、腰

間紮一緊兩股的黃縚、若非葛稚川侍鍊藥的丹童、便是董雙成同恩凡的道侶、

說這國能葛巾野服、扮做了道童模樣、父母嘆了一驚問道兒如此打扮、意欲何爲、國能笑道兒欲從此雲遊四方遍尋一個好妻子來做一對耳、父母道、這是你的志氣也難阻你、只是得手便回莫貪了別處歡樂、忘了故鄉、國能道這個怎敢、是日是個黃道吉日、拜別了父母、即便登程、從此自稱小道人、一路行去、曉得汴梁是帝王之都、定多名手、先向汴京進發、到得京中、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棋名大

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賻、好不熱鬧過日却並不見一個對手、也無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裡的混過了多時、自想姻緣未必在此、遂離了京師、又到太原眞定等處游蕩、一路行棋、眼見得無出其右、沓然道吾聞燕山乃遼國郞王、在彼稱帝、雄覇過于汴京、此中必有高人國手、天下無敵的在內、今我在中國旣稱絕技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輸與人了、何不往彼一游、尋個出頭的國手、較一較高低、也與中國吐一吐氣、博他一個遠鄉異域的高名、傳之不朽、況且自古道燕趙多

佳人、或者借此技藝在王公貴人家裡出入、圖得一個好配頭、也不見得、遂决意往北路進發、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多幾日、已到了燕山地面、且說燕山形勝、

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向稱天府之國、暫爲夷主所都、

此時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稱尊之所、宋時呼之爲北朝、相與爲兄弟之國、蓋自石晉以來、以燕雲一十六州、讓與彼國了、從此漸染中原教化、百有餘年、所以夷狄名號、向來只是蹕下可汗替普郎主等類、到得

狄入王
臨其漸
此石晉
萬古中

[illegible]學人

遼人一般稱帝稱宗以至官員職名大半與中國樹
參衣冠文物百工技藝竟與中華無二遼國最好的
是奕棋若有第一等高棋稱爲國手便要遣進到南
朝請人比試曾有一個王子最高進到南朝這邊棋
院待詔顧思讓也是第一手假稱第三手與他對局
以一着解兩征至今棋譜中傳下鎮神頭勢王子贏
不得顧待詔問通事說是第三手王子願見第一這
邊回他道贏得第三方見第二贏得第二方見第一
今既贏不得第三尚不得見第二怎能勾見得第一
王子只道是眞嘆口氣道我北朝第一手贏不得南

羅定中國
府許

朝第三手、再下棋、何幹捽碎棋枰伏輸、所逃都不如被中國人贏過了、此是巳往的話、只說那時遼國圖棋、第一稱國手的、乃是一個女子、名爲妙觀、有親王保舉、受過朝廷冊封爲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

你道如何教授、蓋圍棋三十二法、皆有定名、

有衝、有幹、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劄、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有跳、有挾、有撥、有躋、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持、有殺、有鬆、有盤、

妙觀以此等法、傳授於人、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

來學棋以及大家小户少年好戲欲學此道的盡來拜他門下不記其數多呼妙觀爲師妙觀亦以師道自尊粧模做樣儘自矜持言笑不苟也要等待對手等閑未肯嫁人却是棋聲傳播慕他才色的嚥乾了涎唾只是不能勝他也沒人敢啓齒求配空傳下個美名受下許多門徒晚間師父娘只是獨宿而已有一首詞單道着妙觀好處

麗質本來無偶神機早已通玄枰中舉國莫爭先女將馳名善戰玉手無慚國手秋波合讓秋仙高居師席把棋傳石作門生也眩　右詞寄西江月

話說國能自稱小道人游到燕山在飯店中歇下已知妙觀是國手的話留心探訪只見來到肆前果然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裡點指楷腳教人下棋小道人見了先已飛去了三魂走掉了七魄恨不得雙手抱住了他做一點兩點的事心裡道且未可露機看他着法如何呆呆地袖着手在旁冷眼厮覷見他着法還有不到之處小道人也不說破一連幾日有些耐不得了不覺口中嘶嘶逗露出一兩着來妙觀出于不意見指點出來的多是神着擡眼看時却是一個小猴兒又是道家粧扮的情知有些詫異心

裡疑道那裡來此異樣的人忽着只做不保只是大剌剌教徒弟們對局妙觀偶然指點一着小道人忽攘臂爭道此一着未是勝着至第幾路必然受虧畢然下到共鬪一如小道人所說妙觀心驚道奇哉此童不知自何處而來若再使他在此觀看形出我的短處枉爲人師却不受人笑話大聲喝道此係教棋之所是何閑人亂入厮混便叫兩個徒弟把小道人攛了出來不容觀看小道人冷笑道自家棋低反要怪人指教看你躲得過我麽反了手踱了出來私下想道好個美貌女子棋雖非我比女人中有此也不

易得只在這幾個黑白子上定要賺他到手倘不如意、誓不還鄉、走到對門、問個老者道、此間店房可賃與人否、老者道、賃來何用、小道人道、因來看棋、意欲賃個房兒住着、早晚偷學他兩着、老者道、好好、對門女棋師、是我國中第一手、說道天下無敵的、小師父小小年紀、要在江湖上雲遊、正該學他些着法、老漢無兒女、止有個老嫗縫紉度日、也與女棋師往來得好、此門面房空着、專一與遠來看棋的人閑坐、趂幾文茶錢的、小師父要賃、就打長賃了也好、小道人就在袖裡、摸出包來、揀一塊大些的銀子與他做了定

錢、捎身到飯店中、搬取行囊、到這對門店中安下、鋪設已定、見店中有見成現就的木牌在那裡、他就與店主人說、要借來寫個招牌、老者道、要招牌何用、莫非有別樣高術否、小道人道、也要在此敎教下棋、與對門棋師賽一賽、老者道、不當人子、那裡還討個對手麼、小道人道、你不要管、只借我牌、便是、老者道、牌自空着、但憑取用、只不要惹出事來、做了話靶、小道人道、不妨不妨、就取出文房四寶來、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揮出一張牌來、豎在店面門口、只因此牌一出、有分交、絕技佳人、挈枰而納款、遠來游客、出手以成、

婚你道牌上寫的是甚話來他寫道
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
老者看見了道天下最高手你還要饒他先哩好大話好大話只怕見我女棋師不得小道人道正要饒得你女棋師纔為高手老者似信不信走進裡面去把這些話告訴老嫗老嫗道遠方來的人敢開大口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見得老者道點點年紀那裡便有這些手段老嫗道有智不在年高我們女棋師又是點點年紀的麽老者道我們下着這樣一個人與對門作敵也是一場笑話且看他做出便見不說他老

天下事無有不惜名者

口見兩下喞噥且説這邊立出牌來早已有人報與妙觀得知妙觀見說寫的是饒天下最高手明是與他放對的了皆知是昨日看棋的小猴心中好生忿忿不平想道我在此擅名已久那裡來這個小冤家來尋我們的錯處發個很要就與他决個勝負又轉一個念頭道他昨日看棋時偶然指點的着數多在我意想之外假若與他决一局幸而我勝劈破他招牌趕他走路不難萬一輸與他了此名一出那裡還顯得有我此事不可造次須着一個先探一探消息再作計較妙觀有個弟子張生是他門下最得意的

高手也是除了師父再無敵手的妙觀嘆他來說道對門汝南小道人口說大話未卜手段虛實我欲與决輸贏未可造次據汝力量已與我爭不多些見了汝可先往一試看汝與彼優劣便可以定彼棋品張生領命而出走到小道人店中就拜求教張生讓小道人是客小道人道小牌上有言在前遮莫是高手也要饒他一先决不自家下起若輸與足下時受讓未遲張生只得占先下了張生窮思極想方纔下得一着小道人只隨手應去不到得完局張生已敗張生拱手伏輸道客藝果高非某敵手增饒一子方可

再請教果然擺下二子然後請小道人對下張生又輸了一盤張生心服道還饒不住再增一子增至三子然後張生覺得鬆些恰恰下個兩平看官聽說凡棋有敵手有饒先有先兩受饒三子厥品中中未能通幽可稱用智受得國手三子饒的也算是高強了只爲張生也是妙觀門下出色弟子故此還抨得來若是別一個須動手不得看來只是小道人高得緊了小道人三局後對張生道足下之棋也算高强可見上國一班矣不知可有與小道對敵的請出幾個來小道情愿領教張生曉得此言是諷他師父妙

馬不敢應答、作別而去、來到妙觀跟前咨告道、此小道人技藝甚高、怕吾師也要讓他一步、妙觀搖手戒他、不可說破、惹人恥笑、自此之後、妙觀不敢公然開肆教棋、旁人見了標牌、已自驚駭、又見妙觀收斂起來、那張生受饒三子之說、漸漸有人傳將開去、正不知道小道人與妙觀果是高下如何、自有這些好事的人、三三兩兩議論、有的道、我們棋師不與較勝負、想是不放他在眼裡的了、有的道、他牌上明說饒天下最高手一先、我們棋師難道忍得這話起、不與爭雄、必是個有些本領的棋師、不敢造次出頭、有的道

我們棋師、現是本國第一手、並無一個男人、贏得他的、難道別處來這個小小道人、便恁地高强不成、是必等他兩個對一對局定個輸贏來我們看一看、也是着實有趣的事、又一個道妙是妙但們豈肯輕放對、是必衆人出些利物、與他們賭勝纔弄得成、內中有個胡大郎道、妙妙、我情愿助錢五十千、文公子道、你出五十千、難道我又少得不成、也是五十千其餘也有認出十千五千的、一時湊來有了二百千之數、衆人就推胡大郎做個收掌之人、斂出錢來、多交付與他、就等他約期對局、臨時看輸贏對付發利物、名

爲保局、此也是賭勝的舊規其時衆人議論已定、胡大郎等利物齊了、便去兩邊約日比試手段果然兩邊多應允了、約在第三日午時在大相國寺方丈内對局、衆人散去、到期再會女棋童妙觀得了此信、雖然應允心下有些虚怯道利物是小事不爭與他賭勝、一下子輸了枉落了日前之名此子遠來作客必然好利、不如私下買囑他求他讓我些兒我明收了利物暗地加添些與他他料無不肯的怎得個人來與我通此信息便好、又怕弟子們見笑不好商量得、思量對門店主老嬤常來此縫衣補裳的、小道人正

下在他家、何不央他來做個引頭、說合這話也好、算計定了、戥地着個女使招他來說話、老嬤聽得、便三脚兩步走過對門來、見了妙觀道、棋師娘子、有何分付、妙觀直引他到自己臥房裡頭坐下了、妙觀開口道、有件事要與嬤嬤商量則個、老嬤道、何事、妙觀道、汝南小道人、正在嬤嬤家裡下、奴有句話要嬤嬤說與他、嬤嬤好說得麼、老嬤道、他自恃棋高、正好來與娘子放對、我見老兒說道衆人出了利物、約着後日對局、娘子卻又要與他說甚麼話、妙觀道、正爲對局的事要與嬤嬤商量、叔在此行教已久、那個王侯

府中不喚奴是棋師尋遍一國沒有奴的對手服見得手下收着許多徒弟哩今遠來的小道人却說饒盡天下的大話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張生去試他兩局回來說他手段頗高眾人要看我每兩下本事約定後日放對廝一輸與他了一則喪了本朝体面二則失了日前名聲不是頑處意欲央嬤嬤私下與他說說做個人情讓我些个嬤嬤道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來贏他方好怎麼折了志氣反去求他況且見賭着利物哩他如何肯讓妙觀道利物是小事他若肯讓奴贏了奴一毫不取私下仍舊還他

嬷道他贏了你棋利物怕不是他的又討個大家喝
聲采不好却明輸與你了私下受這樣說不響的錢
他也不肯妙觀道奴再於利物之外私下贈他五十
千他與奴無优況又不是本國人聲名不關什麼干
係得了若干利物又得了奴這些私贈也勾了他了
只要嬷嬷替奴致意于他說奴已甘伏不必在人前
贏奴出奴之醜便是嬷嬷道說便去說肯不肯只憑
得他妙觀道全仗嬷嬷說得好些肯時奴自另謝嬷
嬷老嬷道對門對户日前相處面上甚麼大事說起
謝來嘻嘻的笑了出去走到家裡見了小道人把妙

觀邀夫的說話、一十一五對他說了、小道人見說罷、便滿肚子癢起來、道好好、天送個老婆來與我了、回言道、小子雖然年幼、遠游靠著些小技藝、不到得少了用度、那錢財頗不希罕、只是旅邸孤單、小娘子若要我相讓時、須依得我一件事、無不從命、老嬤道、可要怎生、小道人喜著臉道、媽媽是會事的、定要說出來、老媽道說得明白、咱好去說、小道人道、日裡人面前對局、我便讓讓他、晚間要他來我房裡對局、他須讓讓我、老嬤道、不當人子、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小道人道不是討便宜、小子原非貪財帛而來、所以

下必非
關鎖處
撲而來

佳此許久專慕女棋師之顏色耳嬤嬤為我多多致意若肯容我半晌之歡小子甘心詐輸一文不取設不見許便當儘着本事對局不敢容情老嬤道言重言重老身怎好出口小道人道你是婦道家對女人講話有甚害羞這是他喉急之事便依我說了料不推你說罷便深深一喏道事成另謝媒人老嬤笑道小小年紀倒好老臉皮說便去說萬一討得罵時須要你賠禮小道人道包你不罵的老嬤只得又走過對門去妙觀正在心下虎怯專望回音見了老嬤臉上堆下笑來道有煩嬤嬤尊步所說的事可諧

麽、老嬷道、老身磨了半截舌頭、依倒也依得、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妙觀道、遮莫是甚麽事、且說將來、奴依他便了、老嬷道、若是娘子肯依、到也不費本錢。妙觀道、果是甚麽事、老嬷道、這件事易則至易、難則至難、娘子恕老身不知進退的罪、方好開口、妙觀道、奴有事相央嬷嬷、儘着有話便說、豈敢有嫌、老嬷又假意推譲了一回、方纔帶笑說道、小道人隻身在此、所慕娘子才色兼全、他陰溝裡想天鵝肉喫哩、妙觀通紅了臉、半晌不語、老嬷道、娘子不必見怪、這個原是他妄想、不是老身撰造出來的話、娘子怎生發

計、回他便了、妙觀道、我起初原說利物之外、再贈五十千也不爲輕鮮、只可如此求他了、肯讓不肯讓、好歹回我便了、怎胡說到這個所在羞人荅荅的老嬷道、老身也把娘子的話、一一說了、他說道、原不希罕錢財、只要娘子允此一事、甘心相讓、利物可以分文不取、叫老身就沒法回他了、所以只得來與娘子直說、老身也曉得不該說的、却是既要他相讓、他有話、不敢隱瞞、妙觀道、嬷嬷、他分明把此話挾制着我、我也不好回得嬷嬷道、若不回他、他對局之時、决不饒情、娘子也要自家算計、妙觀見說到對局、肚子裏又

何由不動心

怯將起來想着說到這話又有些氣不分思量道既
耐這沒廉耻的小弟子孩兒我且將計就計哄他則
個對老孃道此話羞人不好直說孃孃見他只含糊
說道若肯相讓自然感德非淺必當重報就是了孃
孃得了此言想道如此說話便已是應承的了我且
在裡頭撮合了他兩口必有好處到我千歡萬喜就
轉身到店中來把前言回了小道人小道人少年心
性見說有些口風兒便一團高興皮風騷癢起來道
雖然如此傳言送話不足爲憑直待當面相見親口
許下了方無番悔老孃只得又去與妙觀說了妙觀

口歎

有心求他、無言可辭、只得約他黃昏時候、燈前一揖
爲定。是晚老嬤領了小道人、徑到妙觀肆中客坐裡
坐了、妙觀出來相見、拜罷、小道人開口道、小子雲游
到此、得見小娘子芳容、十分僥倖、妙觀道、奴家偶以
小藝擅名國中、不想遇着高手下臨、奴家本不敢相
敵、爭奈衆心欲較勝負、不得不在班門弄斧、所有奉
求心事、已托店主嬤嬤說過、萬望包容則个、小道人
道、小娘子分付小子、豈敢有違、只是小子仰慕小娘
子已久、所以在對寓棲遲、不忍捨去、今客館孤单、若
蒙小娘子有見憐之心、對局之時、小子豈敢不揣自

遑定當周全娘子美名妙觀道若得周全自當報德決不有負足下小道人笑容滿面作揖而謝道多感娘子美情小子謹記不忘妙觀道多蒙相許一言已定夜晚之間不敢親送有煩店主嬤嬤伴送過去罷叫丫鬟另點個燈轉進房裡來了小道人自同老嬤到了店裡自想適間說些應承這是探囊取物不在話下的了只等對局後圖成好事不題到了第三日胡大郎早來兩邊邀請對局兩人多應允了各自打扮停當到相國寺方丈裡來胡大郎同支公子早把利物擺在上面一張桌兒上中間一張桌兒放着一

個白銅鑲邊的湘妃竹棋枰、兩個紫檀筒兒、貯着黑白兩般雲南窑棋子、兩張椅東西對面放着、請兩位棋師坐着交手、看的人只在兩橫長凳上坐、妙觀讓小道人是客、坐了東首、用着白棋、妙觀請小道人先下子、小道人道、小子有言在前、這一着先要饒天下最高手、決不先下的、直待贏得過這局、小子纔占起妙觀只得拱一拱道、恕有罪、應該低者先下了、果然妙觀手起一子、小道人隨手而應、正是、

花下手閑敲、出楸枰兩下交爭先布擺妝圖套、單敲這着、雙關那着、聲遲思入風雲巧、笑山樵從交

柯爛誰識這根苗　　右調黃鶯兒

小道人雖然與妙觀下棋一眼偷覷着他容貌心內十分動火想着他有言相許有意讓他一分不盡攻殺只下得個兩平筭來白子一百八十着小道人認輸了半子這一番卻是小道人先下起了少時完局他兩人手下明白已知是妙觀輸了旁邊看的嚷道果然是兩個敵手你先我輸我先你輸大家各得一局而今只看這一局以定輸羸妙觀見第二番這局覺得力量掤拽心裡有些着忙下第三局時頻頻以目送情小道人會意仍舊東支西吾讓他過去臨

了收拾了官着、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大家齊聲喝采道、還是本國棋師高强、贏了兩局也、小道人洪不則聲、呆呆看着、妙觀、胡大郎便對小道人道、只差半子、却算是小師父輸了、小師父莫怪、忙忙收起了利物、一同衆人、鬪了女棋師妙觀到肆中、將利物交付、各自散去、小道人自和一二個相識、尾着衆人鬨話而歸、有的問他道、那裡不爭出了這半子、都算做輸了一局、失了這些利物、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衆人恐怕小道人沒趣、多把話來安慰他、小道人全然不以爲意、到了店中、看的雜的、多已散去、店中老媼

出來問道今日賭勝的事却怎麼了小道人道應承過了說話還捨得放本事贏他讓他一局過去幫襯他在衆人面前生光采只好是這樣湊趣了老嫗笑道這等却好他不忘你的美情必有好處到你帶挈老身也興頭則個小道人口裏與老嫗說話一心想着佳音一眼對着對門盼望動靜此時天色將晚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時黑下來直至點燈時候只見對面肆裏撲地把門關上了小道人着了急對老嫗道莫不道小妮子負了心有煩嫗嫗往彼處探一探消息老嫗道不必心慌他要瞞生人眼哩再等一會待

人靜後沒消息、老身去敲開門來、問他就是小道人道、全仗嬷嬷、作成好事、正說之間、只聽得對過門環瑲的一響、走出一個丫鬟來、徑望店裡走進、小道人猶如接着一紙九重恩赦、心裡好不僥倖、只聽他說甚麼好話出來、丫鬟向嬷嬷道了萬福、說道、侍長棋師小娘子多多致意嬷嬷、請嬷嬷過來說話、則個老嬷就此同行、起身便走、小道人趕着附耳道、嬷嬷精細着、老嬷道、不勞分付、帶着笑臉、同丫鬟去了、小道人就像熱地上蚰蜒、好生打熬不過、禁架不定、正是、

眼盼捷旌旗、　　耳聽好消息

若得遂心懷　　願彼觀音力

却說老嬤隨了丫鬟走過對門、進了肆中、只見妙觀早已在燈下笑臉相迎、直請至臥房中坐地、開口謝道、多承嬤嬤周全之力、日間對局、僥倖不失体面、今要酬謝小道人相讓之德、原有言在先的特請嬤嬤過來、交付利物并謝禮與他、老嬤道、娘子花朵兒般後生、恁地會忘事、小道人原說不希罕財物的、如何又說利物謝禮的話、妙觀假意失驚道、除了利物謝禮、還有甚麼、老嬤道、前日說過的、他一心想慕娘子、諸物不愛、只求圓成好事、娘子當面許下了他、方纔

等得響　惜窮勞　煞弄

叮囑了又叮囑在家盼望眞似渴龍思水哩、娘子如何把話說遠了妙觀變起臉來道休得如此胡說、奴是淸淸白白之人、從來沒半點邪處、所以受得朝廷冊封、王親貴戚供養偌多門生弟子尊奉、那裡來的野種、敢說此等汗言、教他快些息了妄想、收此利物及謝禮過去便宜他多了、說罷就指點丫鬟將日間收來的二百貫文利物、一盤托出又是小匣一個放着五十貫的謝禮、交付與老嬤道、有煩嬤嬤將去交付明白、分外又是三兩一小封、送與老嬤做辛苦錢、說道有勞嬤嬤、兩下周全、些小微禮、勿嫌輕鮮、則個

那老嫗是個經紀人家、眼孔小的人、見了偌多東西心裡先自軟了、又加自巳有些油水、想道許多利物、又添上謝禮、真個不為少了、那個小廝兒也該心滿意足、難道只痴心要那話不成、且等我問他去看、便對妙觀道、多蒙娘子賞賜、老身只得且把東西與他再處、只怕他要說娘子失了信、老身如何回他、妙觀道、奴家何曾失甚麼信、原只說自當重報、而今也好道不輕了、隨與兩個丫鬟、將着這些錢物、跟了老嫗送在對門去、分付放下便來、不要停留、兩個丫鬟領命同老嫗三人、共拿了禮物、徑往對門來、果然丫鬟

放下了物件轉身便走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際只見
老嬷在前丫鬟在後一齊進門料道必有好事到手
不想放下手中東西登時去了正不知是甚麽意思
忙問老嬷道怎的說了老嬷指着桌上物件道謝禮
已多在此了收明便是何必再問小道人道那個希
罕謝禮原說的話要緊老嬷道要緊要緊你要緊他
不要緊叫老娘怎處小道人道說過的話怎好賴得
老嬷道他說道原只說自當重報並不曾應承甚的
來叫我也不好替你討得嘴小道人道如此混賴是
白白哄我讓他了老嬷道見放着許多東西白也不

二語只是[illegible]所以不能中硬

大嫂所恃人情也

算白了。只是那話且消停消停。抹乾了脣邊這些穢涎。再做計較。小道人道。嫂嫂休如此說。前日是與小子覿面講的話。今日他要賴將起來。嫂嫂再去說一說。只等小子今夜見他一見。看他當面前怎生悔得。老嫂道。方纔為你磨了好一會牙。他只推着謝禮。並無些子口風。而今央說也沒幹。他怎肯而見你。小道人道。前日如何去一說就肯相見。老嫂道。須知前日是求你的時節。作不得難。今事休已過。自然不同了。小道人嘆口氣道。可見人情如此。我枉為男子。反被這小妮子所賺。畢竟在此守他個破綻出來。出這口

氣、老嬤道、且收拾起了利物、慢慢再看機會商量、當下小道人把鋑物併疊過了、悶悶過了一夜、有詩爲證、

親口應承總是風　兩家黑白未和同
常時未見一着錯　今日滿盤還是空

一連幾日沒些動靜、一日小道人在店中閑坐、只見街上一個漢、牽着一疋高頭駿馬、一個虞候騎着、到了門前、虞候跳下馬來、對小道人聲喏道、寧藩王府中、請師父下棋、鞴馬到門、快請騎坐了就去、小道人應允上了馬、虞候步行隨着、瞬息之間、已到王府

門首、小道人下了馬、隨着虞候進去、只見諸王貴人、正在堂上飲宴、見了小道人、盡皆起身道、我輩酒酣正思手談幾局、特來奉請、今得到來、恰好、即命當直的、掇過棋桌來、諸王之中、先有兩個下了兩局賭了幾大觥酒、就推過高手、與小道人對局、以後輪換請教、也有饒六七子的、也有饒四五子的、最少的也饒三子、兩子、並無一個對下的、諸王你爭我嚷、各出意見、要逞手段、怎當得小道人隨手應去、盡是神機莫測、諸王盡皆嘆服、把酒稱慶、因問道、小師父棋品、與吾國棋師妙觀、果是那個為高、小道人想着妙觀共

會說

信之事心裡有些懷恨不肯替他隱瞞便道此女棋本下劣枉得其名不足爲道諸王道前日聞得你兩人比試是妙觀贏了今日何反如此說小道人道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小子是外來的人不敢不讓本國的体面所以故意輸與他豈是棋力不敵若放出手段來管取他輸便了諸王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去喚妙觀來當面試看窣察立命從人控馬去即時取將女棋童妙觀到來妙觀向諸王行禮畢見了小道人心下有好些忸怩不敢撑眼看他勉强也見了一禮諸王俱賜坐了說道你每兩人多是國

只心在此

若妙觀贏了金子有何趣味

手未定高下、今日在咱門面前比試一比試、咱們出一百千利物爲賭、何如、妙覩來及荅應、小道人站起來道、小子不厭各殿下破鈔、小子自有利物與小娘子決賭、說罷、袖中取出一包黃金來、道此金重五兩、就請賭了這些、妙觀回言道、奴家卻不曾帶得此甚麽來、無可相對、小道人向諸王拱手道、小娘子無物相賭、小子有一句話說來、請問各殿下看可行則行、諸王道、有何話說、小道人道、小娘子身畔無金、何不即以身軀出注、如小娘子得勝、就拿了小子的黃金去、若小子勝了、竟小娘子做個妻房、可中也不中、諸

王見說俱各拍手跌足大笑起來道妙妙妙咱們多做個保親正是風流佳話妙觀此時欲待應承情知小道人手段高輸了難處欲待推却明明是怯怕賭勝不交手算輸了真是在左右兩難怎當得許多貴人在前力贊不繇得你躲閃亦且小道人與高氣傲催請對局妙觀沒個是處羞慚窘迫心裡先自慌亂了勉强就局沒一子下去是得手的覺是觸着便礙正所謂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況兼是心慈不安的把平日的力量一發减了連敗了兩局小道人起身出局對着諸王叩一頭道小子告贏了多謝各殿下罷

婚諸王撫掌稱快道兩個國手原是天生一對妙觀雖然輸了局、嫁得此丈夫、可謂得人矣、待有吉日了、咱們各助花燭之費就是了、烏得個妙觀羞慚滿面通紅了臉皮、無言可荅、只低着頭、不做聲、罕察每人與了賞賜、分付從人、各送了回家、小道人揚揚自得、來對店主人與老嫗道、一個老婆被小子棋盤上贏了、來今番須沒處躲了、店主老嫗問其緣故、小道人將王府中與妙觀對局賭勝的事說了一遍、老嫗笑道、這番却賴不得了、店主人道、也須使個媒、行個禮、纔穩、小道人笑道、我的媒人大哩、各位殿下多是保

親店主人道、雖然如此也要個人通話、小道人道、前日他央媽媽求小子、往來了兩番、如今這個媒、自然是媽媽做了、老媽道、這是帶挈老身喫喜酒的事、當得効勞、小道人道小子如今即將昨日賭勝的黃金五兩再加白銀五十兩爲聘儀、擇一吉日煩媽媽替我送去訂約成親、則箇店主人即去房中取出一本擇日的星書來、番一番道、明日正是黃道日、師父只胥行聘便了、一夜無詞、次日小道人整頓了禮物、托老媽送過對門去、連這老媽也裝扮得齊整起來、

白皙皙臉搽胡粉。紅霏霏頭戴絨花。胭脂濃抹露

黄牙鬏髻渾如斗大沒把臂一双窄袖忒很犹一
對寬鞋。世間何處去尋他。除是金剛脚下。

說這店家老嫗、裝得花簇簇地、將個盒盤盛了禮物、双手捧着、一逕到妙觀肆中來、妙觀接着、看見老嫗這般打扮、手中又拿着東西、也有些贂科、忙問其來意、老嫗嘻着臉道、小店裡小師父多多拜上棋師小娘子、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間娘子親口許下了親事、今日是個黄道吉日、特着老身來作伐行禮、這個盒兒裡的、就是他下的聘財、請娘子收下、則個。妙觀呆了一驚、纔回言道、這話雖有個來因、却怎麼成得這

事老爺道、既有來因、爲何又成不得、妙觀道、那日王府中對局、果然是奴家輸與他了、這話雖然有的、止不過一時戲言、那道奴家終身之事、只在兩局棋上、結果了、不成老爺道、別樣話戲得、這個話他怎肯認做戲言、娘子前日央求他時節他凡自妄想、今日又添出這一番賭賽事体、他怎由得你番悔、娘子休推老身說看這小道人人物聰俊、年紀不多、你兩家同道中、又是對手、正好做一對兒夫妻、娘子不如許下這段姻緣、又完了終身、存寧又不失一時口信、帶挈老身也喫一杯喜酒、未知娘子主見如何、妙觀嘆口。

[illegible]

氣道奴家自幼失了父母寄養在妙果菴中虧得老道姑提挈成人教了這一家技藝自來沒一個對手得受了朝廷冊封出入王宮內府誰不欽敬今日身子雖是自家做得主的卻是上無尊長之命下無媒妁之言一時間憑着兩局賭賽偶尓虧輸便要認起真來草草送了終身大事豈不可羞這事斷然不可老嫗道只是他說娘子失了口信如何回他妙觀道他原只把黃金五兩出注的奴家偶然不帶得東西在身畔以後輸了今日將得賭還他道五兩天大事也完了老嫗道只怕說他不過雖然如此常言道事

無三不成、這遭知是兩遭了、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還他怎麼處、妙觀果然到房中箱裡面秤了五兩金子、把個封套封了、拿出來放在盒兒面上道、有煩嬤嬤還了他、重勞尊步、改日再謝、老嬤道、謝是不必說起、只怕回不倒時、還要老身聒絮哩、老嬤一頭說一頭拿了原禮、并這一封金子、別了妙觀、轉到店中來、對小道人笑道、原禮不曾收回、激到有了、小道人問其緣故、老嬤將妙觀所言一一說了、小道人大驚道、這小妮子昧了心、說這等說話、既是自家做得主的、要甚尊長之命、媒妁之言、難道各位大王、弄不得

尊長的麼、就是嫂嫂、將禮物過去、便也是個嫂嫂罷、怎說沒有、總來他不甘伏、又生出這些話來、罷賴將金子擄塞、我不希罕他金子、且將他的做個告狀本告下他來、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老嫂道、不發性急此番老身去、他說的話、比前番不同、也是軟軟的、了、還等老身去再三勸他、小道人道、私下去說未穩是我求他了、他必然還要拿班、不如當官告了他穩賴不去、當下寫就了一紙告詞、竟到幽州路總管府來、那幽州路總管泰不華正升堂理事、小道人隨將進、府遞將狀子上去、泰不華總管接着、看見上面寫

道、

告狀人周國能爲賴婚事。能本籍蔡州汝寧馬足、附與本國棋手女子妙觀賭賽、將金五兩聘定。諸王殿下處爲証見訖。詐事過、心變悔賴前盟、夫妻一世倫常、被賴死不甘伏。懇究原情、追斷完聚。異鄉沾化上告。

總管看了狀詞、說道、元來爲婚姻事的。凡户婚田土之事、須到析津宛平兩縣去。如何到這里來告。周國能道、這女子是御封棋童的。况干連諸王殿下、非天臺這里不能主婚。總管准了狀詞、一面差人行拘

妙觀對理，差人到了妙觀鋪中，將官票與妙觀看了。妙觀喫了一驚道：「這個小弟子孩兒，怎便如此惡取笑！」一邊叫弟子張生將酒飯陪待了公差，將賞錢出來打發了，自行打點出官。公差知是冊封的棋師，不敢囉唣，約在衙門前相會，先自去了。妙觀叫乘轎擡到府前，進去見了總管。總管問道：「周國能告你賴婚一事，這怎麼說？」妙觀道：「一時賭賽戲輸，實非情願。」總管道：「既已輸了，說不得情願不情願。」妙觀道：「偶爾戲言，並無甚麼文書約契，怎算得真？」周國能道：「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證，大家認做保親，還要甚麼文書約契？」

此處亦長

良

定是智度
所為家矣

總管道這話有的，廣妙觀一時語塞無言可荅，總管道，豈不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且婚姻大事，主合不主歟，你們兩人既是棋中國手也不錯了配頭，我做主與你成其好事罷，妙觀道，天臺張主豈敢不從，只是此人不是本國之人，萍踪浪跡，來了，他須隨着他走，小婦人是個官身，有許多不便處，周國能道，小人雖在湖海飄零，自信有此絕藝，不甘輕配凡女，就是妙觀女中國手也，豈容輕配凡夫，若得天臺做主成婚，小人情愿超籍在此，兩下裡相幫行教，不回故鄉去了，總管道，這個却好，妙觀無可推辭，只得遜總

管斷合周國能與妙觀各回下處、周國能就尋央店家老嫗、重下聘禮、約定日期成親、又到各王府謝絕各王府、俱各助花紅、燈燭之費。胡大郎支公子一干好事的、纔曉得前日賭棋相嬲、許下佳期之說、大家笑耍、各來幫興。成親之日、好不熱鬧。過了幾時、兩情和洽、自不必說。周國能又指點妙觀神妙之着、兩個都造到絕頂、竟成對手。諸王貴人以為佳話、又替周國能提請官職、封為棋學博士、御前供奉。後來周國能差人到恭州密地、接了爹娘到燕山、同享榮華。周老夫妻見了媳婦一表人物、兩心快樂、方信國能遊

初不肯娶妻畢竟尋出好姻緣來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有詩爲証

國手惟爭一着先　個中旅着好姻緣
綠窗相對無餘事　演譜推敲思入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終